

## ■工友情怀

1988年初，我从石景山区妇幼保健所调到刚成立不久的区广播电视局，结识了来自区委党校的崔刚。崔刚是一名军转干部，他性格开朗、谈吐幽默、聪明睿智，曾是军校的高材生，在部队任通信技术工程师。我们在一起工作了有5年多，志趣相投又是同龄人，彼此结下深厚的友谊，大家互相关心、互相帮助，至今回想起来，仍然是令人难忘、倍感温馨。

当年，区房管部门给广播电视局分配了一套职工住房，局里按照分房条件平衡实难定夺。崔刚的学历高、有职称，小两口还没有孩子。我的工龄长、是三口之家，女儿已经五岁多，均借住在外单位的家属宿舍。崔刚主动和我说，你抓紧写分房申请，我就不写了。这句话意味着放弃，体现了互让，充满了情谊。后来局长找到崔刚爱人的单位，恳请他们的领导优先考虑崔刚爱人的分房问题，最终我和崔刚都喜迁新居。

由于单位不大，所以一人多岗，我既是会计又当出纳，还兼着办公室的文字工作。有一天，我去银行取现金、办理转账业务，等我办完事回到单位，同事们告诉我刚才接到古二小老师打来的电话，说我女儿额头摔了一个口子，让家长赶紧带孩子去医院。那时还没有手机和寻呼机，大家无法和我联系，正在写新闻稿的崔刚二话没说，骑自行车



# 好哥们崔刚

□胡京成 文/图

就奔了学校。

听到这些，我怀着紧张的心情赶往古二小，班主任老师向我讲了女儿受伤的经过，在全校师生做完课间操解散时，一个男生在奔跑中把她撞倒，磕在操场的篮球架子上头破血流，学校医务室的老师急忙做了简单包扎。并告诉我，崔刚赶来的非常及时，向老师说明他是我的同事，并得到我女儿的确认，他已经带着我女儿去了学校附近的首钢医院古城门诊部。

等我急速赶到古城门诊部的门口时，看见女儿头上缠着绷带，坐在自行车大梁上，崔刚正推着她往门外走。女儿跟我说崔叔叔已经带她看完了伤，正要送她回家去。崔刚在一旁连连夸

赞：“你闺女真棒，头上磕破后流了不少血，大夫给她缝了好几针始终都没哭，护士直夸这个小女生。”我对崔刚由衷地道谢，他却笑着打断我的话，骗腿上车奔回单位，去赶写他那篇写了一半的新闻稿。

在此后的朋友聚会中，我多次谈起此事，大家听后都赞不绝口。崔刚总是说，咱们在一起工作就是缘分，相互帮忙是情分，遇事相助不言谢，因为我们是好哥们。后来，崔刚放弃了他喜爱的电视记者工作，为了让妻儿生活的更好，他毅然下海经商闯出了一番事业。虽然工作不在一起了，但我们有机会还是和朋友们聚在一块儿把酒言欢、共叙友情。



班里一直名列前茅。

上到三年级时，文革开始了，老师们也不教课了，一人发一支毛笔，让我们写大字报，揭露校长及老师的反动言行，课堂也乱成了一锅粥。有时课堂纪律刚好一点，就有人从窗外扔进个乒乓球皮做的燃烧弹。一时间，课堂秩序又乱了套。后来，由于课堂纪律实在太差了，学生们只好辍学回家。

在家呆了半年，我们又回到学校继续上学，班主任换成了李琦老师。李老师脸上有两处伤疤，听说是挨批斗时被学生打的，可李老师却说是骑车时摔的。李老师不愿说，我们也不好

意思追问。李老师是个热心肠，有一次，李老师带我们去玉渊潭公社义务劳动，路过一个化粪池时，大家都绕道而行，可有位男生非要跳过化粪池，结果没跳过去一下跌进化粪池内。大家立刻慌了神，李老师急忙叫来公社的人，在众人的努力下，掉进化粪池的男生才被救上来。此时已是初秋时节，天气有些凉了，掉进粪池的那个男生脱去沾满粪便的外衣，只穿件单衣的他冻得直打哆嗦，李老师忙脱下自己的外衣披在他的身上。这一幕，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。

在李老师的努力下，我们班几个调皮捣蛋的男生上课时不再折腾了，课堂纪律有了明显的好转，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也越来越浓了。李老师还要求我们，不论是开班务会还是平日上课，都要养成积极发言的习惯，说这是锻炼提高自己的最好机会。在李老师的引导下，我们班同学在每次的班务会及课堂上都能积极踊跃地发言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思维能力都被调动起来了，对学习也是个不小的促进。

光阴荏苒，40多年过去了。可回想起上学的往事，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。现在一有时间，我就会去三里河三小的校门前看看，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班集体。

## 副刊【情怀】15

## ■家庭相册

## 父亲的大衣

□侯满玉 文/图



父亲没有念过多少书，却自幼心灵聪颖，兴趣广泛，悟性极强，见啥就学，学啥会啥。他拿起笔能写会画，字写得漂亮、潇洒，画的虫鸟鱼灵动逼真，人物画得惟妙惟肖。他提起土枪能打空中飞雁，地上跑兔。母亲和他身上穿的狐皮领大衣，家里的狼皮褥子，都是父亲所打的猎物亲手加工制作的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家里的大衣有三件，一件是母亲的獾领棉大衣，一件是父亲的狐领绵羊皮里大衣。这两件大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，父亲亲手制作的。那时正闹自然灾害，粮棉欠收，一群群大雁入侵麦田，大嘴巴把田里的麦苗齐地面啃光。父亲是村里的好枪手，本村和周围村庄的干部让父亲赶走大雁保护麦田。因为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就教母亲也学打枪赶大雁。当然，母亲只会朝天鸣枪吓飞大雁，不像父亲那样，能打中大雁让全家吃上飞禽肉，秋季护田打野兔让全家吃上野味。父亲不仅打野兔，啥糟害庄稼他打啥，狐狸、獾和狼，都是他枪口上的猎物。父亲就是这时学会了熟皮技术的。动物的皮毛经过剖制加工，就不会腐烂脱毛，经久耐用。父亲利用这一技术，给家里制作了雁翅、雁尾等各种羽毛扇子，兔皮围脖，狼皮褥子，狐皮领子羊毛皮



这张照片是30年前父亲跟伯伯站在养虾池的大坝上的合影，右边的是我父亲。看着照片上的父亲，仿佛他在海滩上打拼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

父亲小时候因家里穷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后来父亲在别人指导下，认识了好多字。因为是农村的孩子，父亲十几岁就跟大人下地干农活，身体锻炼得特别结实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父亲在生产队的猪场当饲养员，那时我刚上小学。父亲对我们特别温和，从来不打骂我们。每到礼拜天，父亲就领着我跟弟弟去他的养猪场劳动。父亲把猪场打理的井井有条，肥猪圈在窝里，小猪满院跑。那一群群可爱的小猪，让我爱不释手。

父亲没读过书，也没做过生意，可他很有经济头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村干部动员全村村民自愿投资修建养虾场，村里没几个人敢参加，可父亲凭着对市场观察的机智敏锐，全身心投入，并大干了一场。不到两年，他成为

我们村里第一个万元户，不但自己致富，还带动了全村村民共同致富。对于这些他并不满足，在以后的多年里为村里经济发展做出

## 平凡的父亲

□徐爱伏 文/图

我们村里第一个万元户，不但自己致富，还带动了全村村民共同致富。对于这些他并不满足，在以后的多年里为村里经济发展做出

父亲有钱了，首先去了一趟县城。给我母亲买了一件新衣服，给我和姐姐、弟弟每人买了一顶漂亮的帽子。因为我特别喜欢红色，所以给我买的帽子是红色的。弟弟爱吃肉，父亲就天天买肉给弟弟吃。姐姐从小不吃肉，在一旁撅着嘴说：“爸爸偏心，我爱吃鱼，咋不买鱼吃？”父亲马上笑着说：“我明天就去买，我闺女这么能干，想吃鱼，太容易了。”第二天，父亲去市场买回来一条活蹦乱跳的花鲢鱼。母亲把鱼煮熟了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那又香又鲜的水煮鱼。

现在父亲老了，眼花了，耳朵也听不见了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，作为女儿的我，把年迈的父亲接到了自己的家中，每天为父亲端上热茶热饭。我深知，父亲的这一辈子很不容易，我要对曾经历过那么多艰辛，但从来没有任何怨言的父亲说一声：“父亲，您辛苦了！父亲，我爱您！”